



澄如琉璃

□ 刘培国

“抽了裤子垫上板凳”，说的是炉行的小孩刚刚知道拉尿，不用垫裤子了，就蹲在板凳上做炉。这话不虚，王爱广学做炉，虚岁才7岁。

老王家住在新赵庄，上去漆沟崖头第一条胡同第二个大门，炉棚朝街，从南头数是第一只炉。这里一连好几家都有炉，十好几只。

老王家的家史，就是一部博山近代琉璃史。王爱广曾祖、祖父都是独子，都做过炉。他父亲那一代，有了兄弟9个、姊妹12个，大爷王乃庆做炉，二爷王乃春做炉，父亲王乃德做炉，六叔王乃顺做炉，七叔王乃玉做炉，八叔王乃祥做炉，九叔王乃安也做过炉。到王爱广这一代，只剩下他自己做炉。再下一代，一个炉匠也没了。

王家炉棚安着一只小圆炉，像一盘碾，围着坐8到10个人，用小模具印扣子，如小白兔、小青蛙，老人帽子上的“一块玉”，也叫帽结、帽正、帽准，拿白玉蘸点绿，在模具里一压。王爱广的大爷、叔叔印扣子，父亲做簪子头。捻下一块白玉料，蘸上碎花，火头上熔化，出来一甩，让它一套拉头，从料上点上个尖，拉出来，前头一个簪子头，后头一个小顶子，镶住。

1957年，王爱广6岁，没事净往炉棚钻。有个叫张敬喜的，做炉起来如厕时，王爱广就拿过他的铁线在火上戳弄，学着做个小东西，这是王爱广第一次上手炉上的活儿。

第二年，王爱广上了赵家林小学，家里的圆炉也拆了，大人都去神头钢厂大炼钢铁，炼完钢铁，父亲他们回了琉璃社，又遇上三年自然灾害，父亲对王爱广说：“还念啥书？别念了，下来学炉。”

每天早晨，父亲早起上班，五点多天不亮，王爱广跟着父亲上炉。父亲做一会儿，起来，叫他上去学学，先做最简单的琉璃球，使料条往模子里捻。学了一段时间，会了。一只炉有8人，一人一个炉口，父亲是组长，说咱改成9个炉口，打上个盖子，挤一挤，安上个交叉，叫王爱广坐下，正式做炉，做弹子，即琉璃球。一直干到1962年下半年。年底，从淄建公司调回来一个本厂子弟，正式职工，做炉，没处安排，把王爱广换了下来。

没活干了，神头老电厂附近有个小玻璃厂，同样的炉，同样的活，王爱广就去了那里。部队复员回来的伊善友也在那里做炉。1963年下半年，听说厂里要招工，王爱广回到父亲的圆炉，继续做炉。1964年7月，招工消息有了，本厂子弟会干的，满14岁即可报名，王爱广跑到大街手工业管理局去体检，被择出来，不够年龄，差一岁，只好继续干加工户。新学员是固定工资，每月21块钱；加工户是计件，半月开一回钱，每月30多块。父亲才挣40多块。1968年，美琉厂再次招工，上一批学员已转二级工，



王爱广(右)在教授徒弟。



琉璃作品



王爱广他们十来个人成了正式学员，也按二级工算。从此，王爱广在二车间安稳做炉，直到1980年进厂研究所。

二车间是个工艺品车间，主要生产花球、模具花瓶。1978年，花球突然没了订单，只能停产，不能看着池炉空烧，车间领导说，咱得搞创新，建了一只八卦炉，大家要拿起吹筒，没有会的。王爱广是工段长，去大连学习过吹制，说咱试试，从小东西开始，先做烟灰缸。他和郑子云搭伙。王爱广看过一个电影，有人从船上扔下一只花插，他记住了那只花插，凭着印象，与郑子云用做烟灰缸的模具拔出一只花插，还不错，就是单调些，何不在花插中间点缀些装饰？王爱广捏了几只燕鱼，粘了上去，花插立即有模有样。车间领导一看，连声叫好，说你们几个就专搞设计，设计成了就量产。“你们几个”就是指郑子云、孔繁贻、李华增、邹光永。去大连参观，王爱广发现人家在做剑鱼，回来就举一反三，做出各种剑鱼花插。套料时在玻璃液里一拧，提出来，一边走一边转，海浪波纹拧出来，做好鱼，蹲到底座上。鱼分红、蓝、绿色，还有一种三彩，中间茶色鱼肚芯，两边上砂蓝。整出鱼形，最后套上水晶，捏鱼鳍、鱼嘴等，最后点上两个眼睛，卸下来做出尾巴，放到底座上。鱼身、尾巴、底座，三个人循环协作完成。就这样，他们完全掌握了长杆吹制，频频花样翻新，大卖天津劝业场，先内销后与花球同步出口，重新为工艺品打开了销路，二车间再度红火起来。

1980年3月，美琉厂成立技术研究室(研究所前身)，厂

领导找王爱广谈话，说技术研究室挺弱，你进去吧，一块把研究室弄起来。研究所就有了王爱广一个副所长席位，但自始至终，他一早到研究所点上卯，接着就进了二车间，他离不开车间，离不开炉火，离不开手里的吹筒、钳子。王爱广离不开车间，就是贪图搞他的试验。分管技术的张恒福厂长，去香港看了一只水晶豹子，回来很好卖，成立一个试验组。张恒福厂长、居玉朗总工程师亲自上阵，开始攻关搞雕塑，一夜才出两件产品，弄了一年没有成功，只好下马。当时文向君在研究所，他与王爱广一起，研究花球色素着色，都挺好，就是起泡不好解决。一次，王爱广与郑子云、程怡远他们去丹东考察，那里的色素着色技术相对成熟。去丹东一看，眼界大开，取料口跟前一桶水，水里有色素，料往里一浸，不炸，起泡也解决了。还看到了炸纹开片瓶，即吹好了有意识往水里一浸，出来炸纹，裂而不散，再套上一遍水晶，内里是开片。通过韩美林的提升，基于陶瓷颜料在琉璃中的应用，色素着色正式被命名为琉璃墨彩。花球也是墨彩的，气泡的，不再是原来的扎瓣花球。

从进入上世纪90年代开始，美琉厂进入机构、人事频繁调整的变局时代，人际关系敏感起来，王爱广深陷其中，被调来遣去，却逆来顺受，去过双山玻璃厂、六分厂、七分厂、装潢厂，但唯一不变的有两条，一是手不离杆、身不离炉，二是宠辱不计、笑口常开。韩美林在美琉搞设计时，王爱广负责帮他落地。韩美林给大小领导写过字，眼色犀利，给每一位的字皆

四字成语，有的庄重有加，满含钦佩，有的反话正说，不无讥讽。轮到给王爱广写了，韩美林说，给你写个“光明磊落”。那时的韩美林，从人们诡异的口风中，嗅到了某种不祥的气息，直到2003年知悉美琉破产，才有了那次潸然泪下，一个十足显赫的工艺美术重镇，不该说没就没了啊！

从6岁学炉，到今年70岁，王爱广玩了60多年琉璃，从原料、熔化到成型，无一不通。在美琉研制鸡油黄的时候，他负责晚上拿探条观察颜色，调色，晚上颜色不好看，张恒福厂长回家睡一会儿觉，接到王爱广电话，再回车间看看调调，加点萤石，加点氧化铈。

十缸九不成，毕竟成过一缸。在爱美琉璃，他们也研制鸡油黄，有时行，有时不行，或深一点，或浅一点。在福山玻璃厂、西冶坊，都下过鸡油黄，也能得到不错的成色，有那种油滋滋的感觉。在福山，老板要下鸡油黄，王爱广说，需要化工原料。第一次买来，矿石发黄，雇上人磨碎，下上料，半夜看看色，是黑的，大黑，不成功。又买来一些，颜色也有白的，也有粉的，掺杂着，用破壁机粉碎，磨出来以后，那缸颜色太好了，王爱广说，你从哪买的？再买再下，还行，白头稍大点。可见名贵料种取决于原料的稳定性。王爱广认为，真正古法鸡油黄，器物要有一定的通透性，拿个小灯从底部一照，能看到瓶身内部，其他的黄，灯光一照啥也看不出来。通透，是因为含铅高，即含黄丹高，一缸料得50公斤铅，或黄丹、红丹、白丹，吹出来就是一块搓脚石，外观毛糙，得把这一层磨出来，抛出光来，才能出来细腻，出来油润。下鸡肝石更是娴熟。做瓶子或者拉挺子，他使着色剂善于用减法。加一点不够色，光浪费。使铬红、锡粉、氧化钴，你加了多少？20克？太少，加上180克。还浅，加200克，下重药，如果深了就向下拿。果然两次就到位。

丰富的阅历，豁达了王爱广的心情。韩美林可以搂着他的脖子开玩笑，他也可以逮着刘知侠干杯。在山东大学刘知侠家，冯德英不喝酒，却提去两瓶五粮液，刘知侠说：“我找着喝酒的了，咱俩喝！”王爱广说：“行，谁也别搭理谁，开始喝。”一人一瓶。一边喝，一边说。后来两人到美琉找他，“我得找找那个和我喝酒的王爱广。”王爱广见了冯德英，说：“我也没有你的书，光知道你写了《苦菜花》《山菊花》《迎春花》《三花》，跑到南亭子去看，写得不孬！”冯德英笑笑，刘知侠说：“你没有文化还会看书？”“俺学啊！你来了，咱不就是喝酒？来到俺这里，你看见了吗？咱喝酒，我接待你，你喝多少我喝多少。”刘知侠说：“好，我就喜欢这个！”刘知侠真能喝，太能

喝。最后送他们走了，王爱广躺在了食堂门口。

王爱广经历过数次劫难，大的有两次。

第一次发生在退休以后，在福山玻璃厂打工。遇上连着三天停水，王爱广戴着一副手套，嘴上遮一条毛巾，鼓捣白砒、氧化铈、红矾碱等各种化工材料，干完活，顺手在地上的积水里洗了洗手。第二天早晨起来不行了，脸也肿，身上也肿，接着浑身开始起皮，形势非常严峻，赶紧住上院，大夫说打针试试，打了5天吊针，王爱广执意回家，大夫允准，回家老实躺着。都五一了，还盖着被子浑身发冷，量量也不烧，熬着，直到两个月以后全身开始掉皮，好歹掉完一层皮，才慢慢恢复健康，捡回了一条命。

第二次发生在2019年初。春节前，西冶坊不算忙了，王爱广歇了一天，去查查体吧，就去了第一医院。大夫问，“做哪里？”他说：“脑部，再透个视。”大夫说：“连头加肺CT一起做了就行。”做了CT，下去拿片子，“大爷还有点情况！”“啥情况？哪里？”“肺上。”“是癌症不？”“俺可没说是癌症！”王爱广回到家，没上楼，把诊断书丢进储藏室，过了年再说。

春节一过，连续忙了一个白公事，一个红公事，王爱广这个多年的热心大总始终不会缺席。还组织了一场兄弟姐妹大聚会。该悲的悲，该喜的喜，尘埃落定，就去了第一医院，大夫说：“住下吧？”住下就住下。初九，王爱广正式躺下。初十，西冶坊老总李志刚打来电话：“咱凑凑吧，老师？准备点火！”王爱广说：“还去不了，有点事。”志刚跑去医院，找人拿着片子去济南肿瘤医院会诊，说：“去济南做吧！”“济南做也是做，博山做也是做。上济南，家里一个闺女，兄弟们都有家庭，护理我麻烦，咋着也是一刀！”王爱广术后做了一次化疗，从那开始就不去了，受不了，不好受，王爱广和家属说：“你看见没，打化疗能打熬人，我这么活得挺得劲，不耽误喝酒。”从此，王爱广一场就喝两杯，谈笑如初。何以如此？知足啊！衣食无忧，家有余粮，何愁之有？

2020年10月17日，在西冶坊食堂，完成了对王爱广先生的采访，席末，王爱广端起酒杯一饮而尽，说：“明日，我要来上工了！”

原本一块五色石，被岁月与生活烤灼，炼过了头，变成通透、澄明、敞亮、纤尘不染的一枚水晶，就是王爱广，虽然他皮肤黝黑，化疗那一阵，竟黑如石炭。曾有一日，他对好友高延民先生说：“到了那个时候(指死亡将至)，两瓶二锅头，先咕咕咚喝上一瓶，提着另一瓶直奔白石洞(火葬场)，跑到跟前，再一扬头喝完，一头撞进(钻进)火化炉，外头里头一起烧，痛快！”看破生死，一如看破是非，是谓真无忧，是谓真从容！